

新元史

列傳

第五十四至第五十七

第肆拾壹冊

列傳第五十四

新元史卷之一百五十七

賜進士出身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國史館纂修膠州柯劭忞撰

劉秉忠

秉恕

張文謙

竇默

姚樞

燁

劉秉忠字仲晦初名侃因從釋氏又名子聰拜官後始

改今名其先瑞州人後徙於邢州太祖十五年木華黎
取邢州立都元帥府以其父潤爲都統事定改署州錄
事厯鉅鹿內丘兩縣提領秉忠風骨秀異志氣英爽不
羈八歲入學日誦數百言年十七爲節度使府令史居
常鬱鬱不樂一日投筆歎曰吾家累世衣冠乃爲刀筆

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卽棄去隱武安
山中久之天甯僧虛照招爲弟子使掌書記後遊雲中
居南堂寺世祖在潛邸僧海雲被召過雲中聞其博學
多材藝邀與俱行旣入見應對稱旨屢承顧問秉忠於
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
律厯六壬遁甲之屬靡不精通世祖大愛之海雲南還
秉忠遂留藩邸後數歲奔父喪賜金百兩仍遣使送至
邢州秉忠初丁母憂毀瘠骨立衣一敝裘三年不易及
父卒雖從天竺之教然哀感幾於滅性與執通喪者無
以異服除復召還和林上書於世祖曰典章禮樂法度

三綱五常之教備於堯舜三王因之五霸假之漢興以來至於五代一千三百餘年由此道者漢文景光武唐太宗玄宗五君而玄宗不能有終也然治亂之道係乎天而由乎人天生成吉思皇帝起一旅降諸國不數年而取天下勤勞憂苦遺大寶於子孫愚聞之曰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之昔武王兄也周公弟也周公思天下善事夜以繼日每得一事坐以待旦以保周天下八百餘年周公之力也今皇帝兄也大王弟也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君之所任在內莫大乎相在外莫大乎將內外相濟天下之急務也然

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及萬事之細非一心所能察當
擇開國功臣之子孫分爲京府州郡監守督責舊官以
遵王法仍差按察官守治者升否者黜則賢能奮而人
才出天下戶過百萬自忽都那演斷事之後差徭甚大
加以軍馬調發使臣煩擾官吏乞取民不能當是以逃
竄宜比舊減半或三分去一就見在之民以定差稅招
逃者復業再行定奪官無定次清潔者不遷汙濫者不
黜可比附古例定百官爵祿儀仗使家給身榮有犯於
民設條定罪威福者君之權奉命者臣之職今百官自
行威福進退生殺惟意之從宜從禁治天下之民未聞

教化見在囚人宜從赦免明施教令使之知畏則犯者
自少教令旣設又不宜繁因大朝舊例增益民間所宜
設者十數條足矣教令旣施罪不至死者皆提察然後
決犯死刑者覆奏然後斷不致刑及無辜天子以天下
爲家兆民爲子國不足取於民民不足取於國相須如
魚水有國家者置府庫倉廩亦爲助民民營產業亦爲
資國用也今宜打算官民所欠債負若實爲應當差發
所借宜依合罕皇帝聖旨一本一利官司歸還凡賠償
無名虛契所負及還過元本者並行赦免納糧就遠倉
有一廢十者宜從近倉以輸爲便當驛路州城飲食祇

待偏重宜計所費以準差發關市津梁正稅十五分取
一宜從舊制禁橫取減稅法以利百姓倉庫加耗甚重
宜令權量度均爲一法使錙銖圭撮尺寸皆平以存信
去詐金銀所出淘砂鍊石實不易爲一旦以飾皮革塗
木石取一時之華麗廢爲無用甚可惜也宜從禁治除
帝胄功臣大官以下章服有制外無職之人不得僭越
今地廣民稀賦歛繁重民不聊生何力耕耨以厚產業
宜差勸農官二員率天下百姓務農桑營產業古者庠
序學校未嘗廢今郡縣雖有學並非官置宜從舊制脩
建三學教士以經義爲上詞賦論策次之兼科舉之設

已奉合罕皇帝聖旨因而舉之易行也開設學校宜擇
開國功臣子孫受教選達才任用之關西河南地廣土
沃以軍馬之所出入荒蕪不治宜設官招撫不數年民
歸土闢以資軍馬之用實國之大事移刺中書拘權鹽
鐵諸產商賈酒醋貨殖諸事以定宣課雖使從實恢辦
不足亦取於民已不爲輕奧魯合蠻奏請於舊額加倍
權之往往科取民間科權並行民無所措手足宜從舊
例辦權更或減輕罷繁碎止科徵勿任獻利之徒削民
害國鰥寡孤獨廢疾者宜設孤老院給衣糧以爲養使
臣到州郡宜設館不得於官衙民家安下孔子爲百王

師立萬世法今廟學雖廢存者尙多宜令州郡祭祀釋
奠如舊儀近代禮樂崩壞宜刷徵太常舊人教引後學
使器備人存實太平之基王道之本今天下廣遠雖成
吉思皇帝威福所被亦天地神明之祐也宜訪名儒循
舊禮奠祭上下神祇和天地之氣順時序之行見行遼
厯日月交食頗差聞司天臺改成新厯未見施行宜因
新君卽位頒厯改元令京府州郡置更漏使民知時國
滅史存古之常道宜脩金史令一代君臣事業不墜於
後世國家廣大如天萬中取一以養天下名士宿儒之
無營運產業者使不致困窮或有營運產業應輸差稅

其餘大小雜泛並行蠲免使自給養實國家養才勵人
之大者明君用人如大匠用材隨其巨細長短以施規
矩繩墨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
受而可小知蓋君子所存者大不能盡小人之事小人
所拘者狹不能同君子之量盡其才而用之成功之道
也君子不以言廢人不以人廢言大開言路所以成天
下安兆民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而或有所蔽且蔽天之
明者雲霧也蔽人之明者私欲佞說也常人有之蔽一
心人君有之蔽天下宜選左右諫臣使諷諭於未形防
維於至密君子之心一於理義小人之心一於利欲君

子得位可容小人小人得勢必排君子不可不辨也孔子曰遠佞人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此之謂也今言利者衆非圖利國實欲殘民而自利也宜將國中場冶付各路課稅所以定權辦其餘言利者並行罷去古者治世均民產業自廢井田爲阡陌後世遂不能復今窮乏者益損富盛者增加宜禁居官在位者勿侵民利商賈與民交易勿擅奪欺罔眞國家之利也答筆之制宜斟酌古今均爲一法使無敢過越禁私置牢獄及鞭背之刑以彰好生之德立朝省以統百官分有司以御衆事以至京府州縣親民之職無不備紀綱正於上法度

行於天下可不勞而治矣世祖覽其書而善之及卽位多見施行秉忠又言邢州舊萬餘戶兵興以來不滿數百凋壞日甚得良牧守如真定張耕洺水劉肅者治之猶可完復世祖卽以耕爲邢州安撫使肅爲安撫副使由是流民復業戶口日增憲宗三年秉忠從世祖征大理恒以天地好生之德勸世祖故克城之日不妄戮一人從伐宋復爲世祖言之所至全活不可勝計中統元年世祖卽位問以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秉忠采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列以聞於是下詔建元紀歲立中書省宣撫司金源舊臣及山林遺逸

之士咸見錄用文物粲然一新秉忠雖居左右猶不改舊服時人稱之爲聰書記至元元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奏言秉忠久侍藩邸積有歲年參幄帷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忠勤勞績宜被褒崇聖明御極萬物惟新而秉忠猶仍其野服散號深所未安宜正其衣冠崇以顯秩奏上卽日拜光祿大夫太保參預中書省事詔以翰林侍讀學士竇默之女妻之賜第奉先坊給以少府宮籍監戶秉忠旣受命以天下爲己任事無巨細凡有關於國家大體者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帝寵任愈隆燕閑顧問輒推薦人物可備器使者凡所甄拔後悉爲名臣

初帝命秉忠相地於桓州東灤水北建城郭於龍岡三年而畢名曰開平府繼升爲上都而以燕爲中都四年又命秉忠築中都城始建宗廟宮室八年奏建國號曰大元以中都爲大都他如頒章服起朝儀給俸祿定官制皆自秉忠發之爲一代成憲帝嘗以錢幣之制問秉忠對曰錢用於陽楮用於陰國家龍興朔漠宜用楮幣子孫世守之若用錢天下將不靖帝從之後武宗鑄錢旋廢不用惠宗再鑄錢而天下亡於盜賊果如秉忠之言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築精舍居之秋八月秉忠無疾端坐而卒年五十九帝聞驚悼謂羣臣

日秉忠事朕三十餘年小心慎密不避險阻言無隱情
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
莫得聞也出內府錢具棺斂遣禮部侍郎趙秉溫護其
喪還葬大都十二年贈太傅封趙國公諡文貞成宗時
贈推誠協謀同德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諡文正仁宗時又追封常山王秉忠自幼好學至老
不衰雖位極人臣而齋居蔬食終日澹然不異平昔自
號藏春散人每以吟咏自適其詩蕭散閑淡類其爲人
有文集十卷無子以弟秉恕子蘭璋後
秉恕字長卿好讀書受易於劉肅秉忠事世祖以薦士

自任嫌於私親獨不及秉恕左右以聞召見遂同侍潛邸世祖嘗賜秉忠白金千兩辭曰臣山野鄙人僥倖遭際器服悉出尙方金無所用世祖曰卿獨無親故遺之邪辭不允乃受而散之以二百兩與秉恕秉恕曰兄勤勞有年宜蒙茲賞秉恕無功敢冒恩乎終不受中統元年擢禮部侍郎邢州安撫副使二年賜金符遷吏部侍郎三年升邢爲順德府賜金虎符爲順德路安撫使至元元年改嘉議大夫厯彰德懷孟淄萊順天太原五路總管淄萊府有死囚六人獄已具秉恕疑之詳讞得其實六人賴以不死召除禮部尙書出爲淮西宣慰使會

省宣慰司厯湖州平陽兩路總管平陽飢輒開倉以賑之全活者衆年六十卒於官贈禮部尙書諡文定

張文謙字仲卿邢州沙河人父英金邢州軍資庫使文謙幼聰敏與劉秉忠同學旣而欲習吏事英召而責之謝曰仰衣食於父母竊不自安故勉爲此今聞命矣願改業乃專心儒術太宗十年試天下儒士文謙中選免本戶徭役世祖居潛邸受邢州分地秉忠薦文謙可用召見應對稱旨命掌王府書記日見信任邢州初分二千戶爲勲臣食邑歲遣人監領徵求百出民不堪命或訴於王府文謙與秉忠言於世祖曰今民生困弊莫邢